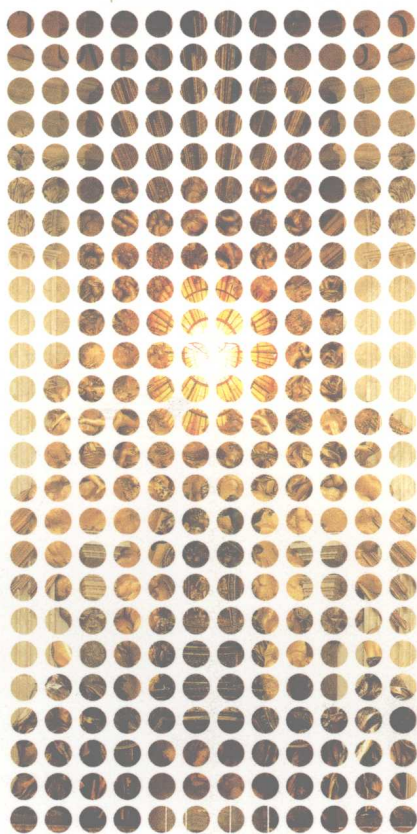


# 在上帝与牛顿之间

赵林演讲集(1)



C h r i s t i a n i t y

赵林 著



# 在上帝与牛顿之间

赵林演讲集(1)

东方出版社

责任编辑 孙祥秀 孙 涵

装帧设计 曹 春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在上帝与牛顿之间——赵林演讲集(1)/赵林著.

-北京:东方出版社,2007.5

(赵林作品系列)

ISBN 978-7-5060-2771-7

I. 在… II. 赵… III. ①基督教-文集②文化-西方国家-文集

IV. B978-53;G1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53607 号

## 在上帝与牛顿之间

ZAI SHANGDI YU NIUDUN ZHIJIAN

——赵林演讲集(1)

赵 林 著

**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北京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7年5月第1版 2007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张:11.5

字数:190千字 印数:0,001-6,000册

ISBN 978-7-5060-2771-7 定价:21.00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 目 录

- 自 序：一个思想行者的感慨 / 1
- 第一讲：关于上帝存在的证明及其反思 / 8
- 第二讲：罪恶与自由意志 / 35
- 第三讲：西方理性精神的崛起 / 74
- 第四讲：科学、宗教与哲学的关系 / 102
- 第五讲：哲学与人生 / 126
- 第六讲：基督教与西方文化 / 149
- 附 录：关于中西文化精神差异的对谈  
——与武汉大学张星久教授的谈话 / 168

# 自序

## 一个思想行者的感慨

2006年11月，东方出版社出版了我的第一部演讲集，书中收录了我近年来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所做的五次演讲，以及我在国内几所大学和城市讲坛所做的五次演讲，书名叫做《赵林谈文明冲突与文化演进》。这本书出版以后，比较畅销，一个月的时间里印刷了四次，一些新闻媒体也进行了宣传报道，似乎大有把这本书与目前最热销的《易中天品三国》相媲美的架式。自从这部演讲集问世以来，我就力图保持低调的姿态，虽然也接受了一些采访，但是我却对出版社和新闻媒体一再表示，这部演讲集是无法与目前图书市场上热销的那些书籍相比的。一来是因为我的知名度远远无法与那些热销书的作者相提并论，二来则是因为这部演讲集的内容涉及一些比较宏观和深刻的学术问题，不是单纯地讲故事，它的对象并不是那些平时不读书或者基本不读书、只是靠在电视机前听故事来获取知识的人，而是那些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历史文化底蕴，喜欢思考人类

文明和中西文化方面的学术问题的读者。由于这种“精英主义”的定位，以及我在接受采访时没有对媒体善于捕风捉影、小题大做的特点保持足够的警觉性，说起话来有些直抒胸怀、未加润饰，所以一些媒体就在我与目前炙手可热的“百家讲坛”的关系上大做文章，许多报刊和网站都刊载了“赵林炮轰‘百家讲坛’”的新闻，甚至以“赵林PK易中天”为题而大肆炒作。对于这些报道，我既无“博客”可以回应，也无时间进行解释，只能一笑置之，听其自然。但是对于目前国人在阅读方面出现的一些误区，我倒是有些感慨想发。所以借这部更加专业性的演讲集问世之机，略抒胸怀如下。

当今国人在阅读方面的第一大误区在于，过分沉溺于感性和平面化的知识获取方式。近年来，由于受市场经济的“短平快”消费模式的影响，一种以讲故事的形式来谈论学术的时尚大行其道。这种“故事学术”的新时尚，与中国影视界盛行已久的“戏说历史”的风气相映成趣，成为当代中国青年了解历史文化的两个最便捷的途径。正如同麦当劳、好莱坞文化的冲击波一样，这种舒适而平面化的历史文化理解方式也极大地迎合了沉溺于当下感官刺激之中的年轻追星族，使他们以一种纯粹感性的方式进入历史文化，从而逐渐丧失了理性的反思能力和批判意识。一位中国心理学家在谈到读书的重要性时指出：人的心灵就如同身体一样，也需要摄取营养；正如人的身体是通过不断地吸收食物而生长起来的一样，人的心灵也是通过不断地摄取精神养料而逐渐成熟，这些精神养料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书籍。在身体发育的不同阶段，人需要摄取不同的养料和食物，我们固然不能让一个婴儿就吃五谷杂粮，但是也不应该让一个成年人永远以乳汁和奶粉为生。同样的道理，在人的心智发展方面也应该因时制宜。像“文化大革命”时期那样，让咿呀学语的孩子就去学习“老三篇”，固然是对幼小心灵的一种摧残；但是，诱导已经具有成熟心智的青年们继续沉溺于感性的“戏说”和“故事”之中，同样是扭曲和戕害性灵的。久而久之，这种“短平快”的阅读方式不仅会使人的心灵处于一种“营养不良”的畸形状态，而且更重要的是使心灵丧失了理性的反思能力和批判意识。长期沉溺于感性的阅读方式中，就会导致理性思维能力的退化，其情形就如同一个人长期喝奶粉就会使牙齿的咀嚼功能退化一样。当今中国的年轻人，有几个人愿意花时间去仔细阅读《论语》、《三国演义》和《红楼梦》的原著？但是对于在电视上看“学术明星”们随意品玩这些经典作品却趋之若鹜。在好莱坞大片和盗版光碟满天飞的后传媒时代，还有

几个人愿意费精力去阅读《悲惨世界》、《红与黑》、《战争与和平》等世界名著？看一张影视 DVD 光碟、花两个小时的时间就可以知道故事情节了，岂不是更加经济实惠？但是，对于故事情节背后所蕴涵的深刻而厚重的人生哲理、道德情操、宗教情怀、审美趣味，又岂是一张小小的影视 DVD 所能涵容的！人类经历了几十万年的进化过程才发展出理性思维能力，然而目前的这种感性化、平面性、视觉效应化的阅读方式正在快速地消解着人的理性思维能力，把人们引上一条从人到动物的退化道路。

国人阅读的第二大误区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短视，过分流连于细枝末节，却缺乏宏观视野。我们的时代是一个阴柔之风过盛、阳刚之气不足的精神疲软时代，人们对于离奇古怪的小故事具有很强的猎奇心理，对于雄浑壮丽的大历史却缺乏兴趣。另一方面，现代的社会分工、学科分工非常细密，客观上也造就了一批“有技术无文化”、“有知识无智慧”的人，他们缺乏人文情怀、哲学睿智和历史视野，目光往往只投注在细微琐碎、矫揉虚饰的故事情节上。对于这种精神疲软状况，出于利益的驱使，一味迎合趋附，过分侧重于对历史人物的轶闻趣谈、风流韵事、阴谋权术、浪漫传奇的渲染，满足读者的猎奇窥秘心理，在戏说历史方面大做文章的图书应运而生并大受追捧；相比之下，那种从宏观视野上来展现人类文明历史发展演进的波澜壮阔场景的书籍却被束之高阁，无人问津。在当今青年人的心目中，历史似乎就是风流倜傥的唐明皇与天生丽质的杨贵妃的枕边细语，就是“待业青年”韩信与“市井无赖”刘邦的钩心斗角。读惯了婉约派“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的缠绵悱恻，就很难再欣赏豪放派“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恢弘气概；吃惯了宫闱秘史的“味精”，对于任何历史盛宴都没有了口味！当然，平民百姓热衷于才子佳人的风流韵事、宫闱深院的轶闻秘史也是一种极自然的现象，但是在中国欲图强盛的崛起时代，如果我们的年轻人不能通过阅读而培养起一种宏观的历史大视野，他们就很难形成一种深沉的民族责任感和现代性意识。

第三个阅读误区是人们过分地沉迷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品玩之中，一种复古主义的阅读热潮不仅造成了青年人对西方文化和现代化历程的无知；而且也使他们丧失了借鉴西方优秀的现代思想和价值观念对中国文化传统进行批判的能力。自从 20 世纪末以来，随着苏东的解体和“冷战”时代的结束，整个世界范围内不约而同地出现了一股文化保守主义的浪潮，各大文明圈中的人们纷纷向自己的传统文化回归，重新思考如何把有

自身特色的文化传统与普世性的现代化进程有效地结合起来。这样一种传统文化热潮，对于中和曾经盛极一时的“全盘西化”趋势，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如果一味地回归传统，却忘记了在“返本”的过程中更重要的是“开新”，忘记了发掘、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因素的前提是进行深刻而全面的自我批判，那么，这样一种传统文化热潮就会导致复古主义的阴魂再现。在中国，这股传统文化热潮从20世纪90年代的寻根热、西北风一直吹到今天，各种溢美明君贤臣、粉饰太平盛世的东西充斥于眼帘。这种矫枉过正的传统文化热潮使得国人忘记了自己正处在一种后发现代化的紧迫状态中，反而扬扬自得地陶醉于一种“昔日的光荣”的夜郎自大心理，不仅对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毫无帮助，而且强化了我们这个民族根深蒂固的历史惰性。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国人当然需要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因素，但是，我们更需要对自己的文化传统进行深刻的自我批判。如果不能放眼世界，看看西方社会是如何从积弱不振的落后状态发展到今天的现代化盛况，从而反观我们自己的不足之处，而只是一味地沉迷于天朝大国的历史旧梦，我们将再一次错失历史发展的良机。我在去年出版的那部演讲集中曾经谈到过15世纪这个世界历史的重要分水岭时期所发生的一件事情：1433年，明朝的宣宗皇帝下了一道敕令，禁造远洋船只，禁止海外航行，从此以后中国人就关起国门来孤芳自赏，把此前郑和七下西洋好不容易培养起来的一点世界视野完全闭塞了。然而此后数十年间，西方国家如葡萄牙、西班牙等国的探险家们却扬帆东来或破浪西进，不久以后英国、荷兰、法国等国也纷纷效法，迅速建立起资本主义的全球化体系，从偏安一隅的孤陋状态中脱颖而出，发展成为独占鳌头的现代化强国。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谁具有了全球性视野，谁就将是未来世界的强者。如果说宣宗时代中国人的文化自恋情结最终导致了我们在鸦片战争之后一百年间的落后挨打，那么，如果今天我们再不接受历史教训，依然陶醉在“先前阔”的良好自我感觉中，津津乐道于某某王朝或某某大帝的丰功伟绩，却闭目无视世界发展的历史进程，我们将会遭受到更加惨重的历史惩罚。

国人阅读的最后一个误区就是功利主义的价值取向。今天的中国年轻人对待知识，往往采取一种急功近利的实用主义态度，有用的才学，学了就要用；至于那些没有明显用途或者当下用途的知识，往往都弃若敝履。正是由于这种功利主义求知取向的影响，现在图书市场上那些教人如何发财、如何成功的书籍汗牛充栋、备受热捧，而那些提升睿智、净化情操的



“无用之书”却遭到冷落。每一个人都热衷于“活学活用、立竿见影”的成功之道，都想通过阅读 MBA、EMBA 之类的书籍而一夜之间成为比尔·盖茨。传播知识就像推销狗皮膏药一样要立见成效，在中国任何一个机场的候机大厅里，闭路电视里都在反复播出那些教你如何经营生意之道、处理人际关系的讲座。经济管理、行政管理、人际关系之类的书籍铺天盖地，哲学、美学之类的书籍却鲜有人问津。这样一种功利主义和唯经济主义的价值取向正在误导着中国年轻一代的阅读兴趣，使他们专注于人的功利需求，仅仅把人当做一个单纯的经济人，却忽略了人的深层的精神需求和文化属性。莎士比亚曾对人类这样赞美道：“人类是一件多么了不得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伟大的力量！多么优美的仪表！多么文雅的举动！在行为上多么像一个天使！在智慧上多么像一个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sup>①</sup>然而，当我们今天心甘情愿地把一切高贵的理性、优美的仪表和文雅的举动都淹没在浮躁浅薄的功利追求和物欲享乐中时，当我们正在把自己变得“在行为上多么像一个市侩，在智慧上多么像一个白痴”时，我们还有什么资格自诩为“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

中国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已经走过了近三十个年头。在这段时间里，中国的经济发展不可谓不快速，市场面貌不可谓不繁荣。但是，在高速增长的经济指标和表面繁荣的市场景象背后，一些不和谐的因素却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其中最突出的不和谐因素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第一是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不和谐。为了在经济上快速赶超发达国家，我们像许多后发现代化的国家一样，掠夺性地使用自然资源，为了经济发展而不顾环境代价，导致了较为突出的水土流失、环境污染、生态恶化和食品安全问题，这些问题正在严重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质量和可持续发展。第二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不和谐。片面追求经济利益的结果，使得人与人之间的贫富差距日益拉大，社会公平得不到有效体现，社会保障系统脆弱无力，人与人之间缺乏信任感，教育、医疗等公共事业也受到唯经济主义的影响，塑造人类灵魂和救死扶伤的神圣职责感逐渐淡漠，而利益驱动感却日益强烈，这些现象都是与社会主义本质背道而驰的。第三是人的肉体与精神之间关系的不和谐；由于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都得到了较大的提高，肉体需求基本上能够得到满足（当然不排除仍然有相当一部分人群尚未脱离贫困和进入温饱状态），但是在精神上却处于普遍的迷惘混乱状

<sup>①</sup> 《莎士比亚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49页。

态，信仰缺失，道德滑坡，国民文化素质低下，法制观念和责任意识欠缺。这样一种精神疲软状态，将不利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没有一种生机勃勃的时代精神的引导，没有一种坚定自觉的道德理想的支撑，单纯的经济发展是不可能使中国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强国的。

上述这些不和谐因素，正在引起国家领导和全体国民的普遍关注，构建和谐社会的政治主张，正是针对这些不和谐的现实状况而提出的。国民在阅读方面所陷入的误区，虽然与唯经济主义所造成的那些不和谐因素相比只是一件小事，但是由微见著，在对于塑造灵魂具有重要意义的阅读问题与上述不和谐因素之间，明显地存在着一种互为因果的关系。正是由于受到唯经济主义的发展模式的影响，国人在阅读方面才表现出如此功利化、短视化和感性化的特点，而这种特点又反过来进一步加强了唯经济主义的价值取向。因此，纠正当前的阅读误区，从小的方面说可以提升人的理性睿智，陶冶人的道德情操和加强人的文化素质，从大的方面说，则可以改造我们的国民性，重铸我们的民族魂和时代精神，优化我们的现代化发展模式。

这部演讲集《在上帝与牛顿之间》论及到了西方文化中的一些较为深刻的问题，虽然不如《赵林谈文明冲突与文化演进》那样宏观，但是却更加具有理论深度。本部演讲集由六个篇幅较大的演讲和一个附录组成，这些演讲都是我在国内一些大学的讲坛上所做的学术演讲，它们带有较强的专业性色彩，但是所谈及的问题却具有普遍意义。例如，在基督教文化的背景中，关于上帝的问题不仅只是一种单纯的信仰，其中也包含着非常丰富的智慧成分，由此可见西方宗教思想的发展是与哲学思辨密切相关的；西方文化语境中的自由概念不仅突出了人的一种权利意识，同时也具有非常强烈的责任意识，自由首先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它与人的罪孽意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一个宗教信仰氛围浓郁的文化环境中，理性精神是如何崛起的？理性与信仰的关系又是如何从相互对立发展到彼此协调的？只有弄清楚了这些问题，才能对西方文化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在西方文化中，科学、宗教与哲学的不同领域是如何划分的？三者之间有哪些交叉点和分歧处？这三者的关系在漫长的西方文化发展过程中是如何发生变化的？这些知识将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西方现代社会，宗教信仰仍然具有如此大的影响力；哲学这种在我们看来是无用之学或屠龙之术的学问，为什么会在西方文化的发展中产生那么重要的影响？人这个具有神性的动物，除了关注经验范围内的事情之外，是否还应

该思考一些永远没有终极答案的形而上学问题？这些虚无缥缈的形而上学问题对于我们的现实人生到底有什么裨益？对于这些高深玄奥的问题的探索，将会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人生，认识自己。本部演讲集的最后一讲涉及基督教与西方文化这个比较宏观的问题，它可以看做是我的另一部演讲集《在天国与尘世之间》的一个导言或者概论，提纲挈领地展现了基督教与西方文化之间的内在联系。

本演讲集中的附录是我和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的张星久教授在华中科技大学的一次对谈，内容是关于中西文化比较问题的。承蒙张教授的慷慨俯允，同意我把这篇对谈收集在本演讲集中，在此谨表示衷心的感谢。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这些演讲是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大学里进行的，所论述的问题又相对比较集中，所以在某些内容方面难免会有所重叠，但是表述的方式、详略程度和侧重点却是不同的。这一点也敬请读者谅解。

除了演讲内容方面的差别之外，这部演讲集与《赵林谈文明冲突与文化演进》还有一点不同之处，那就是在这部演讲集里，再也没有在“百家讲坛”上所讲的东西。因为本演讲集中所收集的这些具有较强学术性的内容，显然不适合于“百家讲坛”的风格。虽然与专业学术论文相比，这些口语化的演讲是比较通俗易懂的，但是它们仍然对阅读者的基本素质有所要求。我每次在大学讲坛上进行学术演讲时，都会有许多热心的听众挤满教室，他们往往会兴趣盎然地从开始一直听到最后，并且在讲座结束后仍然意犹未尽地向我提出许多有深度的问题。尽管如此，我仍然不奢望我的演讲集会有很多很多的读者。但是，哪怕只有一位读者通过阅读这些演讲而对自己的睿智提升和视野开拓有所裨益，我也就心满意足了。当年俞伯牙在汉阳江口弹奏一曲“高山流水”，知音者也只有区区一个钟子期。古人尚且如此，我又夫复何求！在一个喧嚣浮躁的“短平快”时代，我更愿意做一个坚定而认真的思想行者。

赵 林

2007年1月7日夜于香港道风山

# 第一讲 关于上帝存在的证明及其反思

同学们，晚上好！

大家都知道，基督教是西方文化的重要根基。基督教之于西方文化的关系，我老喜欢用这么四个字来形容，即“如影随形”。从公元1世纪开始，基督教从犹太教里脱颖而出，开始在罗马帝国的范围内加以传播，直到今天已经有两千年了。两千年来，基督教构成了西方文化的重要根基，即使是在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现代西方社会，我们仍然会发现，基督教还是西方人的安身立命之本。我注意到在我讲座之前，主持人曾经问大家相

不相信上帝，绝大多数同学都没有举手，这说明我们大家都是无神论者，对于中国人来说，上帝毕竟是比较陌生的。但是如果刚才主持人是在美国问这个问题，我想绝大多数人都会举手的。在美国这样一个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国家，绝大多数民众仍然是信仰基督教的。比如说当今的美国总统小布什，他本人就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在美国，如果你不是一个基督徒，那么你想竞选总统的话，可能很少有人会支持你。这是因为基督教信仰已经成为美国的一个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一般的美国民众会认为，一个人如果不信仰上帝，那么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约束他了，这样的人当总统大家不放心。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基督教对西方文化有着很大的影响。

只要是基督徒，就肯定会相信上帝的存在。基督教作为一种宗教，它首先是信仰至上的，即相信上帝的存在。因此对于一般的老百姓来说，成为一个基督徒很简单：相信上帝的存在，然后受洗加入教会就可以了。“上帝是否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对于基督徒来说，显然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信仰问题，基督徒正是因为相信了上帝的存在才加入教会的。所以我们说，所有的基督徒肯定都相信上帝存在，否则他就不叫基督徒了。

## 一 关于上帝存在证明的意义

今天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一个人如果相信上帝存在，那就只是一个信仰。我们说“信则有，不信则无”，信仰是不需要证明的。如果我们追问信仰的理由是什么？大多数宗教信徒都会说，信仰是不需要理由的，因为我相信。但是在西方，早在罗马帝国时期，当基督教还没有成为一个占统治地位的宗教的时候，基督教会里就有一批博学的思想家，他们既有基督教的虔诚信仰，同时又有希腊文化的浓厚底蕴和哲学素养，他们在为基督教奠定神学教义的时候，就已经试图从理论上证明上帝的存在了。这样一种证明的尝试，在整个西方思想史上形成了一个重要的思辨传统，就是试图把信仰的内容加以理性的论证。如果基督徒能够把“上帝存在”这个本来只属于信仰范围内的东西，变成像“三角形的内角和等于两直角”这样的几何学论证，或者像牛顿力学的三大定律那样，可以通过理性的推理来加以证明的东西，那岂不是更好了！这样，面对着那些不信上帝但是却具有理性的人，基督徒只须把这些证明摆出来，这个人肯定就会相信上帝存在了。这是一种良好的愿望，当然具有很

强的诱惑力，所以关于上帝存在的各种证明，在西方中世纪和近代曾经引起了许多杰出思想家的极大兴趣。

我们可以看到，在两千年来的西方哲学和基督教神学的发展过程中，很多具有聪明才智的思想家为了证明上帝的存在而煞费苦心。我们发现，这一点似乎也是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之间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差别。中国人如果信仰一个什么东西，是从来都不想去证明它的。因为信就是信，“信则有，不信则无”；但是西方人却总是试图把这样一个信仰对象用一个理论的方式来加以证明，而这个证明就必须运用理性的逻辑推理。因此，虽然关于“上帝存在”这样一种证明，其内容在我们这些无神论者看来是很荒唐的，但是我们却不得不承认，这种证明的形式本身是充满理性精神的。也就是说，尽管论证的内容在无神论者看来是虚假的（教会的人肯定不会这么看），但是为了证明这个内容而运用的逻辑形式却具有真值性。在这个证明的过程中，实际上培养了一种科学精神和理性精神。这也是一个很辩证的事情：本来被证明的内容是虚幻的，但是证明时所运用的形式却是建立在一种严密的逻辑基础之上。我们可以从这种证明中看出，西方人即使是对这些虚无缥缈的问题，也非常认真地采取一种理性的态度来对待。我想，我今天的这个讲座，无非就是让大家可以从这里面得到一些启示。同时，我也会让大家知道，关于上帝存在与否这个看起来很简单的问题，实际上在西方文化发展的两千多年里集中了很多很多的聪明才智，有着非常深刻的内涵。在今天晚上的讲座里，我会给大家讲到五种关于上帝存在的证明，其中包括几种非常经典的证明，它们在西方哲学和神学思想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 二 “正因为其荒谬，所以我才信仰”

这个问题首先要从基督教的产生开始讲起。基督教最早脱胎于犹太教，然后从犹太民族传播到希腊、罗马世界。在公元之初，犹太这个地方被罗马人所统治，属于罗马的叙利亚行省。按照《圣经》中的说法，基督教的创始人耶稣是被犹太的宗教知识分子法利赛人出卖给罗马派驻叙利亚的总督彼拉多的，后者以聚众造反的罪名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据说死后第三天，耶稣又复活了，教导门徒们不要在犹太人中间传教，而要把福音带到外邦人中间去。因此他的门徒彼得等人，还有曾经迫害基督徒，后来皈依基督教的保罗，都纷纷秉承耶稣的教诲来到罗马，开始在罗马人中间传播基督教。

根据历史资料记载，我们可以知道，大约在公元 42 年以后，彼得来到罗马开始传教，不久以后，保罗等人也来了。从公元 1 世纪中叶起，基督教开始在罗马城传播，然后逐渐与犹太教分道扬镳，成为一种新兴宗教。当时的罗马是一个地跨亚、非、欧三大洲的超级帝国，其地域范围包括罗马本土、高卢、不列颠、希腊、小亚细亚、西亚和埃及等地。在基督教传入罗马世界之前，由于受到希腊文化的影响，罗马帝国自身的文化水平已经从一种比较粗鄙野蛮的状态发展到一种比较雅致和文明的状态了。罗马人是一个喜欢征战的民族，他们每征服一个地方，就会把这个地方所信仰的神灵的神像搬到罗马万神殿中，使之成为一个附庸性的神。由于征服的地方很多，外省很多地区的宗教也就反向地流入罗马，因此罗马当时的宗教状况很混乱，也比较复杂。同时，罗马人也是一个务实的民族，他们对于宗教完全采取一种功利主义的态度，任何宗教，只要能够给他们带来好处，他们都可以加以崇拜。因此罗马人相信的神灵五花八门，当然主要还是以传统的希腊罗马多神教为主。

正因为这样，所以基督教最初流入罗马世界的时候，罗马人并没有太在意，因为基督教只是当时罗马的许多外来宗教中很不起眼的一个小支派，而且基督教当时刚刚开始产生，很不成气候，和后来强大的基督教根本不是一回事。基督教最初主要是在罗马下层人民中间传播，因为罗马有身份的人、罗马的公民们信仰的是希腊罗马多神教，不信基督教。罗马公民们虽然对基督教不太在意，但是在他们的印象中，对基督教徒是比较厌恶的。因为基督教徒主要是下层的贫民和奴隶，这些人白天要干活，所以总是在半夜三更或者黎明时分聚集在一起，进行祈祷、领圣餐之类的活动。这些活动在非基督教人士看来是很奇怪的，具有一些暧昧的色彩。比如领圣餐的活动，按照教内的观点，饼代表着基督的肉，酒代表着基督的血，教外人士不知道其中的象征意义，就以讹传讹地说基督徒是一些吃人肉、喝人血的怪物。此外，他们也指责基督徒们在半夜或黎明时分男女混聚一室，有乱伦和伤风败俗的嫌疑。总之，早期基督徒们地下隐秘的宗教活动，以及基督教的一些教义和仪式，都引起了信仰多神教的罗马公民的反感。从公元 65 年开始，由于当时的罗马皇帝尼禄把罗马纵火案的罪名强加到基督徒身上，罗马帝国统治者就开始大规模地屠杀和迫害基督徒。这样的迫害状态一直持续了 250 年，在这两百多年的时间里，基督教一直处于地下状态，遭受了不下 10 次的大规模的屠杀和迫害。直到公元 313 年，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出于政治上的需要，才承认了基督教的合法性，罗

马帝国迫害基督徒的行为才得以终止。

在希腊、罗马有身份、有文化的人看来，最初源于下流社会弱势群体中的基督教是一种愚昧野蛮的宗教。但是，这种普遍的看法并不妨碍有一批受过希腊哲学熏陶的人加入到基督教会中来，这些既具有希腊文化教养，又具有基督教信仰的人，就成为了基督教最早的理论家，即教父。与侧重理性精神的希腊哲学相比，早期基督教更加强调神秘主义的信仰。因为最初信仰基督教的人都是对此生此世不抱有希望的人，他们对彼岸世界却投入了强烈的宗教热情。罗马有身份的公民可以尽情地享受生活，所以他们不喜欢基督教这种彼岸性的宗教。但是，无权的和弱势的社会阶层对于这种宗教却情有独钟，因为他们唯一的希望就寄托在这个彼岸上面。正如20世纪著名的德国思想家瓦尔特·本杰明所说的：“正是因为现实中充满了绝望，我们才被赋予了希望。”最初的基督徒纯粹是出于一种狂热的信仰，而且加入教会是要冒生命危险的。但是不加入教会，此生也肯定没有希望，所以只有通过加入教会，才能在此生完结以后，在另外一个世界中享受到永生的极乐。

正是因为这样，早期加入基督教会的人们是怀着一种真诚的热情的；也正是因为这样，早期的基督教会特别强调超理性的信仰，认为信仰是至高无上的，它是上帝赋予的一种恩典，是超越理性的。早期教会的教父们所奠定的基督教基本教义，一般都是无法用理性来进行推敲的。比如基督教的核心教义“三位一体”：一个上帝表现为三个位格，即圣父、圣子、圣灵，这三个位格同时又是同一个实体。“三位一体”的上帝既是一又是三，这样的表述当然是我们的理性所无法理解的。诸如此类的教义还有很多，例如耶稣的神性与人性的关系问题等等，都是理性所无法说清楚的。在早期教会里，这种超理性甚至反理性的信仰是占主流地位的，著名的拉丁教父德尔图良在谈到耶稣死而复活的神迹时就明确表示：“正因为其荒谬，所以我才信仰！”他举例说：我们的理性就像一个有限的器皿，而上帝的奥秘则像汪洋大海一样，如果一个有限的器皿装不下大海，我们应该指责的不是大海，而是这个有限的器皿本身，因为它太狭小，装不下上帝的奥秘。因此，我们不能因为自己的理性理解不了上帝的奥秘就否定上帝，恰恰相反，应该受到指责的是我们的理性。整个世界的奥秘是无限的，而我们的理性是有限的，我们如果硬要用有限的理性去理解无限的奥秘，其结果就很可能歪曲它。

早期基督教教父，包括著名的教父圣奥古斯丁，基本上都坚持这种超



理性的信仰态度。例如关于上帝创世的问题，古希腊的哲学家（如柏拉图）认为神不过是一个巨匠，他把形式加到已有的质料之上，使原始物质获得了形式规定性，从而产生出自然万物。但是基督教的上帝却是白手起家的，上帝创世不需要材料，不在空间和时间中进行，也不需要工具，他只是凭借着他的语言，“道成肉身”，即通过话语言说的方式使万事万物得以产生。有人曾经问过奥古斯丁：创世之前上帝在哪里？在干什么？奥古斯丁认为这是一个假问题，因为空间、时间都是被上帝创造出来的，在上帝创世之前，既不存在空间，也不存在时间，因此根本就不存在创世之前上帝在哪里或者在干什么的问题。面对着人们的继续追问，奥古斯丁只能武断地回答：“那时的上帝正在制造一个地狱，把像你这样喜欢提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的人关进去。”在奥古斯丁看来，这一类的问题根本就不应该追问，追问了也理解不了。这种观点其实与当今流行的宇宙大爆炸理论差不多，我们的世界所具有的一切物理学效应和规律都是在宇宙大爆炸的过程中产生的，如果我们要追问宇宙大爆炸“之前”世界是一幅什么样的景象，这显然就是一个假问题。因为我们所熟悉的时间、空间这样的物理学效应在大爆炸“之前”都是无效的，因此我们无法追问“之前”的问题。

对于基督教中的另一个重要教义“原罪与救赎”问题，奥古斯丁也是持神秘主义观点的。他认为由于始祖亚当、夏娃的一次堕落，我们全体人类都被打上了永恒的“原罪”烙印，这“原罪”是我们的自由意志所无法解除的，只通过上帝的恩典才能解除。上帝在创世之前就已经决定了谁将被拯救，谁将不被拯救，上帝这样拣选肯定是有理由的，只是我们理解不了这种理由。所以，我们必须服膺于这个事实。如果我们不被上帝所拣选，这体现了上帝的公正，因为我们应该为自己始祖所犯的“原罪”接受惩罚；如果我们被上帝所拣选，这体现了上帝的仁慈，因为这是上帝白白给予我们的恩典。至于上帝根据什么拣选了你而不拣选我？这却是一个奥秘，是我们的理性所无法理解的。我们只能接受这个结果，而不能追问它的原因。这种观点具有一种明显的超理性的信仰色彩，它构成了早期基督教神学思想的基本特点。

### 三 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

公元5世纪以后，随着大一统的罗马帝国的崩溃和中世纪封建格局的形成，基督教逐渐完成了对入侵的日耳曼蛮族的教化和改造工作，牢固地